

中国历朝宫廷演义

宋

宫

秘

朝

廷

史

· 下 ·

许慕羲 著
三秦出版社



宋朝宫廷秘

下

许慕羲 著
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宋朝宫廷秘史 / 许慕羲著. —2 版. —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2006. 5

(中国历朝宫廷演义)

ISBN 7 - 80546 - 979 - 2

I. 宋... II. 许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2870 号

中国历朝宫廷演义

宋朝宫廷秘史

许慕羲 著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新华书店经销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
电 话 (029)87205106
邮政编码 710003
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印 张 28.375
字 数 637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2 版
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
标准书号 ISBN 7 - 80546 - 979 - 2/1 · 287
定 价 29.00 元(上、下册)

第四十六回

移山陵王曾劾奸 结女巫丁谓获罪

话说王旦，因真宗命他推荐可以担任国家大事的人，便举笏奏道：“以臣所知，莫如寇准。”真宗摇头道：“寇准性刚量狭，且常说卿短处。卿何故一再荐？”王旦道：“臣蒙陛下恩遇，久参国政，岂无过失。寇准事君无隐，臣所以钦佩他的正直，屡次保荐。他人非臣所知，不敢妄言。”遂告退而出。

真宗自王旦免职，竟任王钦若同平章事，先是钦若为枢密，每入朝，必预备奏疏数本，伺真宗意旨，方出奏章，余多怀归。枢密副使马知节，平素深恶钦若，便在真宗驾前，当面责他道：“怀中各奏，何不尽行呈览？”钦若面色改变，力奏知节虚诬；知节抗争不屈，从此两人结了死冤家，时常面折廷争。知节退朝，见了王曾，犹恨恨不已道：“我若用笏击死这贼，又恐惊了圣驾。这贼不除，朝廷没有安宁的日子。”真宗因王、马两人时时争执，遂一同罢免。钦若出枢密院，知节徙为彰德留后。至是又念及钦若，遂任为同平章事。钦若入相，时人因其状貌短小，项有肉瘤，都呼之为瘤相。他却毫不知耻，常常对人说道：“为了一个王子明，迟我十年作宰相。”那王子明就是王旦的表字。王旦闻得钦若入相，愈加忿恨；病更加剧。真宗遣中使驰问，每日必三四次。有时亲自临问，御手调药，并煮薯蕷粥赐之。王旦并无奏对，只说负陛下圣恩一句言语。到了弥留之际，请杨亿至榻前，托他选遗表，说道：“我参为宰辅，过处甚多，遗表中但叙我生平遭遇，感谢隆恩！”

并请皇上日亲庶政，进贤黜佞，切勿为子弟求官，致滋后累。君为我多年好友，故托办此事。”杨亿依言撰成，付于王旦观看。王旦还亲易数语，方命缮正；又召子弟等嘱咐道：“我家世清白，槐庭旧泽，幸毋遗忘！此后当各持俭素，共保家门。我一生无甚大过，惟天书虚妄，我不能谏阻，甚为抱愧。死后削发披缁，依僧道例殓葬，还可以对祖考。”说罢，阖然而逝。原来，王旦之父，名为王佑，太祖太宗朝，曾为兵部侍郎，平生多阴德事，常手植三槐树于庭中，自言后世子孙，当有作三公者，所以王氏至今称为三槐堂，便是那时流传下来的。家人都要尊奉王旦遗言，从僧道例殓殓。杨亿再三阻止，仍照常例殓殓。遗奏进呈，真宗临丧哀恸追赠太师、尚书令，魏国公，予谥文正。还宫后，又辍朝三日，录王旦子孙外孙门客十余人。诸子服阙，皆进一官，生荣死哀，可称达于极点了。

那王曾因不受会灵观使，钦若说他示异，在真宗前，进了谗言，出知应天府。忽然西京地方，讹言四起，互相传说：有个妖物，形同席帽，夜间飞入人家，变成大狼之形，伤害人民。百姓惊慌非凡，一齐关闭门户，深居简出，慢慢的传到汴都，都下也就喧哗达旦。又渐渐的传到南京，王曾正出知应天府，听得这个谣言，即命夜开里门，如有倡言妖物的人，立时捕来治罪。被王曾这样施为，妖物并没出现，百姓也就安宁了。真宗知道此事，也称王曾很有胆识，就存了个召回之意。又因皇子年纪尚长，自己常有疾病，降旨立皇子受益为太子，改名为祯，大赦天下。

到了天禧三年，永兴军巡检朱能，结连内侍周怀政，诈称天书降于乾佑山。时寇准方判永兴军，乃将伪书上奏，有旨迎入禁中。谕德鲁宗道上言奸臣妄诞，荧惑圣聪。知河阳军孙奭，亦请斩朱能，以谢天下。真宗不从，反召寇准入京。寇准奉诏启行，有门生劝道：“先生若至河阳，称疾不入，力请外补，策之上也。如

果入觐，面发乾佑天书之伪，尚不失为中策；若再入中书，便是下策了。”寇准不能从，竟入都朝见。恰巧商州拿获道士谯天易，私藏禁书，说是能驱遣六丁六甲。钦若坐与往来，以致免相。真宗即命寇准继任，用丁谓参知政事。寇准平素与丁谓相善，常称其才。时李沆还没有死，笑谓寇准道：“此人何可使之得志。”寇准道：“才如丁谓，相公安能久遏。”李沆又微哂道：“他日当思吾言。”到得寇准这次入相，已略知丁谓奸邪，因是故交，仍加礼貌。丁谓对于寇准，也甚殷勤。某夕会食中书，寇准饮羹污须，丁谓起身代拂。寇准已有酒意，便戏语道：“参政国之大臣，乃替长官拂须么？”这两句话，说得丁谓无地自容，面颊发赤，一时不便发作，心中怀恨不已！从此有意倾陷寇准！暗暗伺隙而动。未几，寇准与向敏中，均加授右仆射。寇准素性豪奢，贺客盈门，笙歌鼎沸。向敏中却杜门谢客。真宗命中使觐视，极口称扬敏中，不及寇准。天禧四年，真宗患风疾，不能视朝，政事皆决于刘后。寇准深以为忧！一日入宫问安，乘间奏道：“皇太子关系众望，愿陛下以宗社为重，传以神器，择方正大臣为之辅翼，方保无事。”真宗道：“卿言甚是！”寇准既得真宗许可，遂令杨亿草表，请太子监国；不意酒后漏言，为丁谓所闻，大惊道：“皇上略有不适，为何便令太子监国呢？”便去告知李迪。李迪从容答道：“太子监国，乃是古制，有何不可？”丁谓愈加疑忌，便运动内侍，入奏刘后，只说寇准谋立太子，隐怀异图。刘后本来怀着奢望，竟矫制罢寇准相位，授为太子太傅，封莱国公，以李迪、丁谓同平章事。真宗尚不知此事，深恐一病不起，常卧宦官周怀政股上，言太子监国之事。怀政告知寇准，请寇准竟立太子为帝。寇准连连摇手道：“此事万不可行。”怀政奋然说道：“刘可幽，丁可杀，公可复。相由怀政一人去干，事成大家受福，不成我一人受祸便了，请公毋虑！”寇准再三阻止，怀政不听而去。

寇准自怀政去后，杜门不出，暗侦宫廷举动，过了数日，已闻怀政被拿下狱，又过一日，怀政发枢密审讯，竟伏了法。寇准当怀政下狱时，颇为惊惶！后来打听只有怀政一人伏法，并未株连他人，方才略略放心。原来怀政密谋，为客省使杨崇勋所悉，告知丁谓。丁谓与崇勋，连夜坐了犊车，到曹利用家计议，要乘势除却寇准。曹利用也因澶州议和，受了寇准的申饬，心中怀恨！便商定奏章，待旦陈进。有诏捕怀政下狱，命枢密院审讯。恰好这日的审讯官，派的是签书枢院事曹玮。玮系曹彬之子，屡立战功，入副枢密，不肯多事株连，只讯怀政罪状。怀政也挺身自认，并不妄扳他人，具案复奏，罪止怀政一人。丁谓等大失所望，复结联宫禁，拟兴大狱，适值真宗疾愈，刘后不便专擅，便乘间激怒真宗，力疾视朝，面谕群臣，且要彻查太子，有无情弊，廷臣见上意甚怒，都面面相觑，不敢出言。独李迪从容奏道：“陛下有几个皇子，乃有此旨？太子仁孝，臣敢保决无异心。”真宗闻言，连连点首，所以只将怀政一人正法。丁谓等还不肯罢手，复与刘后通谋，讪发朱能怀政伪造天书，因寇准欺主入奏，遂贬寇准为太常卿，出知相州，一面捕拿朱能。寇准奉诏，暗自叹息道：“不遇大祸，还算万幸！”立即束装出都，径赴相州。不料朝旨捕拿朱能，朱能竟拥众拒捕，后经官军进剿，朱能惶惧自杀，连带罪及寇准，再贬为道州司马。及真宗病愈，顾语群臣道：“朕目中何久不见寇准？”群臣方知以前的谕旨，都非上意，尽是刘后的矫制。

寇准既贬，丁谓揽权用事，黜陟专擅，除官也不使李迪预闻。李迪忿然道：“我自布衣为宰相，受恩深重，有可以报国，虽死不恨！岂肯附于奸党，为自安计。”便留心伺察，不使丁谓妄行。其时陈彭年已死，王钦若外调，刘承珪亦复失势，五鬼已十分寥落，惟有林特尚在朝中，丁谓欲引林特为枢密副使，李迪不允，丁谓悻悻与争。李迪遂入朝面劾“丁谓罔上弄权，私结林特、钱惟演、

曹利用、冯拯等，相为表里。臣不愿与奸臣共事情，甘同他罢职付。御史台勘正。”这几句话，颇为激烈，惹得真宗发怒，命翰林学士刘筠草诏，左迁李迪知郢州，丁谓知河南府。

次日丁谓入谢。真宗道：“身为大臣，如何与李迪相争？”丁谓跪奏道：“臣何敢争论？李迪无故置臣，故不得不辩，如蒙陛下恩宥，臣愿留侍朝廷，以酬万一。”真宗道：“卿果矢志无他，朕何常必欲出卿。”丁谓竟谢恩而出，自传口诏，复至中书处视事，且令刘筠改革诏命。刘筠不允道：“草诏已成，非奉特旨，不能更改。”丁谓遂令学士晏殊草制，仍复相位。刘筠慨然道：“奸臣用事，何可一日与居。”遂表请外用，出知庐州。

未几，真宗下诏：“此后军国大事，取旨如故，余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枢密，参议施行。”太子固辞，不许，遂开资善堂议政。其时太子年才十一，纵使聪明仁孝，未免少不更事。刘后与丁谓等，内外弄权，其势愈危！

恰巧王曾奉诏回京，仍任参知政事，他却不动声色，以保护太子为第一要著。密语钱惟演道：“太子幼冲，非中宫不能立。中宫非倚太子，人心亦未心归附，为中宫打算，能加恩太子，太子自安。太子既安，刘氏岂有不安的么？”惟演很赞成此言，遂即答道：“参政此言，真是国家大计！”当下入告刘后。刘后亦深以为然！从此对于太子，将护惟谨，方得无事。

你道钱惟演是何等人物，竟能得刘后的信任呢！那钱惟演，乃吴越王钱俶之子，博学能文，曾任翰林学士，曾枢密副使，性善逢迎，将自己的同胞妹子，嫁于刘美为妻。（即银匠龚美，与刘后同入京，改姓刘，刘后认以为兄。）与刘后乃是亲戚，王曾利用他入告刘后，所以深信不疑。过了天禧五年，真宗又改元乾兴，大赦天下，封丁谓为晋国公，冯拯为魏国公，曹利用为韩国公。元宵佳节，真宗还御东华门观灯。到了仲春，旧病复发，临崩时，诏

太子即皇帝位，并面谕刘后道：“太子年幼，寇准、李迪可托大事。”言毕晏驾。总计真宗在位二十六年，改元五次，寿五十五岁。

刘后召丁谓王曾入直殿庐，恭拟遗诏，并说：“奉大行皇帝特旨，由皇后处分君重事，辅太子听政。”王曾即援笔起草，于皇后处分军国重事中间，添入一个“权”字。丁谓道：“中宫传谕，并没有‘权’字。此处如何添入了呢？”王曾正色道：“我朝无母后垂帘故事。今因皇帝幼冲，特地从权，已是国家否运。加入‘权’字，尚足示后，且增减制敕，本相臣分内事，祖制所特许的。公为当朝首相，岂可不郑重将事，自紊典型么？丁谓无言可答，只得嘿然。草诏既定，入呈宫禁，刘后已先闻得王曾的议论，不便改易，就将这道诏书，颁示中外。太子禛于枢前即位，便是仁宗皇帝了。尊刘后为皇太后；杨淑妃为皇太妃。中樞密两府，因后临朝，乃是宋朝创例，会集廷议。

王曾请如东汉故事，太后与皇帝五日一朝，太后坐于皇帝右首，垂帘听政。丁谓道：“皇帝冲年，凡事须由太后作主。每月朔望，由皇帝召见群臣。遇有大政，由太后召辅臣议决。寻常小事，可由押班传奏禁中，盖印颁行就是。”王曾勃然道：“两宫异处，柄归宦官，必召祸机，如何使得。”丁谓不以为然，群臣也纷议未决。那丁谓因要从中弄权，便串通押班内侍雷允恭，密请太后手敕，依照丁谓之议，大众不敢反对。丁谓万分得意，雷允恭此擅权骄恣，百官屏息，不敢与争。还亏得王曾正色立朝，宫廷内外，尚无他变。加封泾王元俨为定王，赞拜不名。元俨即太宗第八子，素性严毅，不可干犯，内外惮其丰采皆称为八大王。加丁谓为司徒，兼侍中、尚书、左仆射；冯拯为司空，兼侍中、樞密尚书、右仆射；曹利用为尚书、左仆射兼侍中。三人朋比为奸，丁谓尤其骄傲。

太后因记着李沆阻封贵妃，李迪谏册立为后的怨恨。李沆已死，倒也罢了。李迪现在，恒思报复。丁谓与事要求太后欢心，且

与寇准有隙，便乘机说寇准、李迪互为朋党，奏请一一坐罪。太后正中下怀，即命学士宋绶草诏，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，李迪为衡州团练副使，连曹玮也谪知莱州。王曾便对丁谓道：“罚重罪轻，还当斟酌。”丁谓捋着几根鼠须，带笑说道：“居停主人，恐亦不免。”原来王曾常将第舍，假于寇准居住，所以有此言语。王曾因此不便多言。丁谓又授意宋绶，命他于诏中添入“春秋无将，汉法不道”二语。宋绶不敢有违，其余尚还含糊。丁谓看了，甚不惬意，又援笔添了四句道：“当丑徒干纪之际，属先帝违豫之初，罹此震惊，遂致沉剧。”这道诏书颁示出来，都下人士，莫不呼冤，也就编成四句俚词道：“欲得天下宁，须拔眼前丁；欲得天下好，不如召寇老。”丁谓竟不恤人言，遣使迫促李迪速行。又令中官赍敕赴道州，特赐锦囊贮剑马前，示以诛戮之状。寇准在道州，方与郡官宴饮，命妓歌柘枝曲以侑酒。忽报中使到来，且有悬酒马前情形，郡官不禁失色相顾。寇准形神自若，与郡官迎中使入庭。从容问道：“朝廷若赐准死，愿见敕书？”中使无言可对，遂登堂宣敕。寇准北面拜受，徐邀中使入宴，抵暮始散。次日即赴雷州，其时真宗陵寝，尚未告成。

丁谓充山陵使，与雷允恭同办梓宫奉安事情。山陵将近完工，有判司天监邢中和，对雷允恭说道：“山陵上百步，即是佳穴，于子孙大有利益，但恐下面有石与水。”雷允恭道：“先帝嗣育不多，若令后世多生子嗣，何妨移筑陵寝。”中和道：“山陵关系重要，踏勘复按，动须时日，必误葬期，如何是好？”雷允恭道：“你尽管督工改造，我立刻去奏知太后，必蒙俞允。”此时雷允恭势倾朝野，哪个敢违拗他，邢中和唯唯答应，自预备去改筑。雷允恭便去告知太后。太后道：“这是何等大事，如何轻易更改。”允恭道：“奴婢是为先帝子孙兴盛起见，有何不可改动呢？”太后很不为然！便道：“可去与山陵使商议，再来回话。”雷允恭出去与丁谓商议。丁

谓哪敢不从允恭之意，便唯唯答应，同去奏请改筑。太后方才答应，命监工使夏守恩，督领工役数万名，改穿穴道，初时掘土数尺，就有乱石重叠，好容易搬移去了，再掘下去，约有一丈多深，忽然一泓清水，变成小池，工役大哗。夏守恩很觉惊惧，不敢再令动工。即遣内侍毛昌达奏闻。太后责问允恭、丁谓，丁谓还袒护允恭，请另派大臣按视。

王曾挺身请往，不及三日，已复勘回京。时已近夜，入宫求见，且请独对。太后即宣王曾入宫，当面垂询复勘情形。王叩首密奏道：“臣奉旨按视陵寝，万难改易。丁谓存心叵测，结连雷允恭，将梓宫迁移绝地，罪无可逭。”太后闻言大惊道：“先帝待丁谓恩重如山。他竟敢如此存心，那还了得？”即命左右拟旨降罪，将丁谓、雷允恭斩首。冯拯闻知，入谏道：“斩一丁谓，固无足轻重。但皇帝初登大宝，遽诛大臣，恐骇天下耳目。”太后听了，怒犹未已，即命先拿问雷允恭，再行定夺。

冯拯只得遵旨，将雷允恭拿下，讯问定讞，勒令自尽。邢中和亦一同伏法，并查抄雷允恭家产，查出丁谓托允恭令后苑工匠，造金酒器密书，又有雷允恭托丁谓荐保管辖皇城司，及三司衙门书稿。太后乃召集廷臣将原书出示，遂宣谕道：“丁谓身为大臣，甘心与宦官交通，奉派陵寝要差，又敢擅自改移，几误大事。从前他与允恭奏事，都说与卿等商议过的，所以多半照允。究竟可是这样么？”冯拯等伏地奏道：“自先帝上宾，凡事均系两人专主，说是已经奉有太后旨意，所以臣等不敢不从。今赖圣明察出其奸，真乃宗社之福。”当下召中书舍人草诏，降丁谓为太子少保，分司西京。擢王曾同平章事，吕夷简、鲁宗道参知政事，钱惟演为枢密使。

吕夷简为蒙正从子。当真宗封岱祀汾的时候，两过洛阳，皆幸蒙正私第，垂问蒙正诸子可否大用？蒙正奏称诸子无能，惟侄

夷简，有宰相才。真宗返汴，即召夷简入直，累擢知开封府，颇有政声，至是入为参政。鲁宗道常为右正言，刚正不阿，真宗称为鲁直，故此连类同升。王曾请太后匡有新君，每日垂帘听政，太后允行。

先是丁谓，最喜媚事鬼神，闻得有女道士刘德妙，专会装神扮鬼，便请入家中，占卜休咎，因此时常出入丁谓私第。刘德妙颇有姿色，与丁谓第三子丁玘通奸。丁谓未及觉察，反向她说道：“你专靠着做女巫，能寻几个钱呢？何不假托老附体，说是能知人生过去未来，岂不动听么？”刘德妙自然十分愿意。当下丁谓就在花园里面，打扫了三间房屋，作为刘德妙焚修之所，挂起许多神像，又招了好些徒弟，请了几个客师，都是年轻女子，每日里诵经拜忏，钟鼓喧天，铙钹震地，走进去宛然是个庙宇，哄动了汴京城里的男男女女，都来烧香许愿。雷允恭便是内中的大施主，没有一天不到的。又知道拜神求佛这些事情，是妇女们最相信的，便把刘德妙带进宫去参见太后。那太后倒还有些见识，并不受她的迷惑。丁谓心终不死，在山陵上掘土的时候，得着一个绿毛龟，一条灵蛇，带了回来，交与刘德妙，叫她带进宫去。太后见了，必定要问，就说从我花园中假山洞得来的。倘若太后问起老君如何情形，你就说丁相公不是凡人，乃是天上星宿降世，请太后问他，自然知道。谁知太后见了龟蛇，只当绝无其事，也不问它从何而来，所以丁谓枉用心机，竟不能迷惑太后。这是以前的话。现在丁谓获罪，太后正要调查他平日的所作所为，那刘德妙还不知是死活，这一天又摇摇摆摆的到宫内去参见太后。太后见了刘德妙，忽然想起她住在丁谓家中，丁谓所做的事情，一定知道。便不动声色，喝令左右拿下，交于领班太监，就在内廷审问。刘德妙要想抵赖，哪禁得严刑拷打，就把以前的事情，一一招认，问她别的事情，一概只推不知。太后又派人到她住的地方，抄出丁谓亲

手写来赠刘德妙的一篇颂文，面上题着“混元皇帝”四个字，内中言语，尤其怪诞不经。太后见了大怒道：“就这身为宰相，交通女巫，左道惑众一事情，已够办他的罪了。”遂命将刘德妙永远监禁，神像全行焚毁，贬丁谓为崖州司户参军，家产抄没入官。在他家中，抄出金钱珠宝不计其数，都是这两年中，内外官员送与他的。贬丁谓的诏书，仍由学士宋绶起草，首四语便是“无将之戒，归典甚明；不道之辜，常刑罔赦。”都下人士见了这诏书，莫不称快！都说报应昭彰，丝毫不爽！那崖州地方，比雷州更远。

丁谓奉旨起身，必要打从雷州经过，寇准还在那里做司户参事。听得丁谓将到，便煮好一只全羊，命人送于他做路菜。丁谓将全羊收下，还老着脸皮，要求见寇准。寇准固辞不见。寇准虽然不想报仇，那班家人，都是年少气盛的，见主人受了他的害，弄到雷州来受苦，现在冤家路窄，劈面相逢，都要前去报仇。寇准知道这事，忙将家人一一叫齐，放他们赌博一天，亲自把大门下了锁，一个人也不许出去，等丁谓去远了，方才放开。

那丁谓到了崖州，狡狴性质仍旧不改，外面装着诵经忏悔，心内依然打主张。这一天，忽地写了封家信，先说自己怎样自怨自艾，中间历叙深受国恩，末了戒忌家人，不许怨望。写罢了，叫过一个老家人，差他将信送往西京，不许直送到家里，须要请洛阳太守刘耀卿转交，并且要打听得太守宴客的这一天，方可直递进去。老家人奉命，自然照办。那刘太守接信在手，很觉诧异，况且当着众人，忽与犯官通信，恐受奸党的恶名，便想出个主意来。

未知是何主意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

服袞冕太后谒庙 宠美人仁宗拒谏

话说洛阳刘耀卿太守，正在大宴官僚，忽然丁谓有家信请他转交，深怕受了与奸党通连的恶名，当下定了一个主意，把丁谓的原信申奏朝廷。太后与仁宗看丁谓说得可怜，果然不过三年工夫，便把他调移了雷州。又过了五年，复徙移道州，后来以秘书少监致仕，病歿光州，尚有诏赐钱十万，绢百匹。宋廷对待丁谓，总算宽厚的了。

那寇准自从丁谓贬谪以后，过了一年，就徙为衡州司马，尚未启行赴任，忽然病亟。寇准自知不起，忙遣人至洛中取了通天犀带前来，沐浴更衣，束带整冠，向北再拜，命仆役拂拭卧具，就榻而逝。那通天犀带，乃是太宗所赐，夜间发光，照耀人目，是件稀世之宝，所以寇准一定要用它殉葬。灵柩回西京时，道出公路，百姓皆设路祭，插竹烧纸。逾月，枯竹生笋遂成为林。地方人士，因其地为之立庙，春秋祭祀，称为竹林寇公祠。寇准少年富贵，性喜奢华，往往挟妓饮酒，不拘小节。有侍妾荷桃，以能诗名深得宠爱。寇准死后十一年，方奉诏复官，赐谥忠愍。寇准、丁谓，一忠一佞，皆为书中重要人物，所以一言表过，交代清楚，免得遗漏。

再说仁宗即位，于乾兴元年十月，葬大行皇帝于永定陵，庙号真宗。仁宗知道天书是个无用之物，留着它未免导民趋于虚伪；若是烧毁了，又恐对不住先皇，所以把来殉了葬，倒也收拾得很

是干净。到了次年，改为天圣元年，罢钱惟演为保大节度使，知河南府；冯拯亦以老病免职，复召王钦若任同平章事。钦若再相，毫无建树，只言皇上初政，用人当循资格，不宜乱叙，编成一幅《官次图》，献入宫廷，未几亦因病逝世。仁宗后来对辅臣道：“朕观钦若所为，真宗为邪。”王曾答道：“诚如圣谕。”仁宗乃用参知政事张智同平章事，召知河阳军张耆为枢密使。那张耆毫无勋绩，只因太后微时，曾得张耆照应，所以得宠命。枢密使晏殊谏道：“张耆既无功绩，又无资望，不堪重任。”此言大拂太后之意，适值驾幸玉清昭应宫，晏殊扈从。家人持笏后至，晏殊发怒，举笏力击家人，至于折齿。太后借此因由，责晏殊出知宣州，令学士夏竦继任。夏竦小有才，善事逢迎，遂得迁副枢密。太后称制数年，事无大小，悉由裁决。一日参政，鲁宗道进谒，太后问道：“唐武后如何？”宗道正笏奏道：“武后为唐室罪人。”太后道：“何以唐室罪人？”宗道奏道：“幽嗣主，改国号，几危社稷，故为罪人。”太后嘿然无语。有内侍方仲弓，请立刘氏七庙。太后以问辅臣，鲁宗道亟奏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。刘氏立七庙，将何以处皇上？”太后为之改容。会太后与皇上同幸慈孝寺，太后凤辇先发。鲁宗道挽辇谏道：“夫死从子，古之通议。太后母仪天下，不可以紊乱大法，贻讥后世。”太后闻言，立命停辇，俟帝驾先发。枢密使曹利用，自恃勋归，气势甚盛。太后亦加畏惮，称为侍中而不名。鲁宗道每与争执，不稍屈挠，因此宫廷内外，都称宗道为鱼头参政，可惜天不假年！老成凋谢，天圣六年，竟以病歿。太后亲临赐奠，称为遗直。未几同平章事张知白亦卒，曹利用保举尚书左丞张士逊同平章事。利用的侄儿曹讷，为赵州兵马都监，常于酒后，身着黄衣，令人呼为万岁。朝廷闻知，遂兴大狱，将曹讷毙于杖下。内侍罗崇勋，亦在太后前说利用的坏处，连带着发交廷议。张士逊奏道：“此事乃不肖子侄所为，与利用无涉。”太

后怒道：“你感利用举荐之恩，应作此言。”王曾亦前奏道：“此事实与利用不相干涉。”太后道：“卿常言利用骄横不法，今亦何故助之？”王曾道：“利用恃宠而骄，故臣举其过失。今若牵连侄案，说他谋逆，臣实不敢附和。”太后意乃稍解，遂罢利用为千牛卫将军，出知随州。张士逊亦坐是罢免。曹利用奉旨出都，复因私贷官钱，安置房州，原来利用自澶州与契丹讲和有功，累蒙恩宠，甚为骄横，平日瞧不起内侍，遇有内降恩典，皆力持不与，因此结怨宦官。现在获罪贬谪，内侍罗崇勋，令其同党杨怀敏，押解利用，沿路之上，诟辱交加。利用气忿不过，至襄阳驿，投缳自尽。太后遂任吕夷简同平章事，夏竦薛奎参知政事，姜遵、范雍、陈尧佐，为枢密副使。

独王曾为首相，任职如故。先是太后受册，欲御大安殿，受百官朝贺，曾力言不可。到了太后生日上寿，又要御大安殿，曾又以为不可。太后虽从其议，就偏殿受贺，心内很是不快！太后左右姻戚，稍通请谒，曾又多方裁抑，太后愈加不乐！只是含容道，不便发作。不料天圣七年六月内，骤降大雨，雷电交至，忽有一团火飞入玉清昭应宫内，霎时之间，火星爆烈，烈焰飞腾，直穿屋顶，卫士慌忙赴救，哪里扑灭得来，延烧了一夜，把这座玉清昭应宫，烧成一片白地，只剩长生、崇寿两座小殿，没有烧去。太后闻报，立刻降旨，将守宫官吏，系狱问罪，并召集廷臣，流泪说道：“先帝造此宫时，费尽心力，一旦延烧俱尽，如何对得住先帝呢？”枢密使范雍，见太后这般做作，料知她只要借端罪人了，不待言毕，即抗声奏道：“如此大宫，忽成灰尽，乃是天意，非由人事。不如将长生、崇寿二殿，亦一并毁去，免得日后再议修葺，致劳民力。”中丞王曙也道：“天意示戒，应除地罢祠，挽回天变。”司谏范讽又奏与人无关，不应置狱穷治。太后拗他们不过，只得下诏，不再修葺，改长生、崇寿二殿为万寿观，减轻守宫官吏之

罪，并废诸宫观使。惟首相王曾，以不能变理阴阳，致召灾异，出知青州。宋朝自仁宗以前，宰相有小过罢免，多出为节度使。王曾以首相罢知州事，可见太后对于王曾，衔恨甚深了。

那仁宗已是二十多岁，太后还是临朝听政。秘阁校理范仲淹，因皇帝年长，疏请太后还政。太后非但不听，反将仲淹出判通州。翰林学士宋绶，又请军国大事，及除拜辅臣，由皇上稟请太后裁夺，余事皆殿前取旨。此奏又大忤太后之意，出宋绶知应天府。仁宗又改元明道。

过了月余，生母李氏患病，十分沉重。可怜那李氏，枉是生了仁宗，混在先朝宫娥里面，一声也不敢言语，看着太后这等荣耀，心里未免气愤！所以疾病一天重似一天，直到临终时，才有人奏知太后，方进封宸妃，册宝送来，已是不省人事，当晚就死了。太后只当抱养仁宗的事情，外廷无人知道，使命照宫人例殡殓，移棺出外。吕夷简入奏道：“臣闻得有宫嫔病歿，如何不闻内旨治丧？”太后听了，勃然变色，知道语出有因，碍着仁宗在旁，不便追问，即便立起，引了仁宗入内。不到一刻，重又出外，立在珠帘之下，召夷简问道：“死了一个宫嫔，乃是平淡之事，还要你们大臣干预么？”夷简道：“臣待罪宰相，宫内宫外，事无大小，都应该知道的。”太后将脸一沉道：“卿要离间我母子么？”夷简不慌不忙的奏道：“太后不顾念刘氏，臣不敢多言。若欲使刘氏久安，宸妃葬礼，万难从轻。”太后心性本来灵敏，听了此奏，不禁点头，遂命用一品礼殡殓宸妃。夷简又对内侍押班罗崇勋道：“宸妃入殓冠服，你怎样预备？”崇勋道：“自然遵依太后谕旨，用一品冠服殡殓。”夷简道：“据我的意思，要用后服殡殓，棺中还要满满的贮着水银，你可照此办理。”崇勋连连摇头道：“太后谕旨，谁敢更改。”夷简道：“你不从我言，他日办起罪来，休要后悔！”说罢自去。崇勋见夷简说得如此厉害，只得到太后跟前把夷简的话，一